



视角决定不同

——访MAD建筑事务所创立人马岩松

View Makes Difference: An Interview with Ma Yansong, Founding Principle of MAD

采访/撰文 朱晓琳 《建筑技艺》(AT) 副主编

采访人物 马岩松 合伙人, MAD建筑事务所创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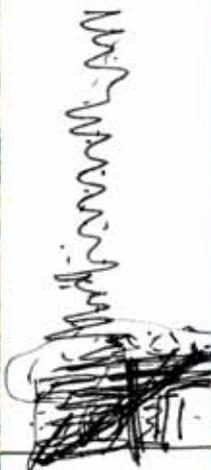
资料提供 MAD建筑事务所

生于北京的马岩松被誉为新一代建筑师中最重要的声音和代表。在2004年回国成立MAD建筑事务所以来,他的作品已享誉世界各地。

马岩松曾就读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后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毕业后在中央美院任教。在成立MAD建筑事务所之前,他曾在伦敦的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工作。2001年,马岩松获得美国建筑师学会(AIA)建筑研究奖金,并于2006年获得纽约建筑联盟青年建筑师奖。2008年,他被ICON杂志评选为全世界20位最具影响力的青年设计师之一。2009年,Fast Company把他评为世界10大最具创作才华的建筑师之一。2010年,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IBA)授予他RIBA国际名誉会员。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主席Ruth Reed在评选点评中指出:“35岁的马岩松在中国的崛起时代大胆实现自己的想法,并迅速走向成熟,他的作品代表了中国对个人想象力和国家实力的兼收并蓄。”

建筑圈里的专业人士对于马岩松都有一个共同的评价——“马岩松是一个敢于突破传统的青年建筑师”,他是目前唯一一位在国际竞赛中拔得头筹的中国建筑师,他的设计作品越来越得到投资商的追捧,这些光环让马岩松成为建筑圈里的名人、大众媒体的宠儿和学生狂热的崇拜对象。与此同时,一些人对马岩松的建成作品持有保留态度;一些人认为马岩松的成名之路是一条捷径。作为我个人来说,总能在一些学术沙龙上听到马岩松的高论。对于一些看似复杂的问题,他总能从不同的角度去诠释,而且往往直言不讳,寥寥数语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这些林林总总也让我对此次采访充满了期待。

当我问及他对超高层建筑的理解时,他用缓慢而有序的语调表达出自身清晰而独特的观点,娓娓道来让我顿感耳目一新。如果说在公众面前他给人的感觉是作为建筑师的自信,那么近距离的接触让我感觉到的是他作为设想家的坚定,共同点都是那种强烈的透过现象看待事物本质的果敢。我想这就是马岩松的视角,独特的视角决定了其建筑的与众不同。



城市森林

中钢国际广场

为什么要建超高层？

从超高层的发展历史来看，由于用地紧张，为了让城市更集中、更有效率，人们开始建设超高层建筑。从城市发展的技术角度来谈，城市需要慢慢生长起来。像洛杉矶、东京也有超高层，但数量很少，城市还在慢慢发育，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但美国和中东在一段时期内大量建造超高层建筑，并不是出于城市的需要，更多的是政治和经济的原因。

超高层是一座纪念碑，是一个象征物。可以说从超高层诞生到现在，人类一直都这么认为，就象法国人认为建造了埃菲尔铁塔就拥有了钢铁技术，就能够统治世界，所以我觉得超高层是一种技术服务权力的载体。在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如果说超高层是一个用技术为金钱和权力实现其纪念碑式的理想的工具，那么它在未来是什么？

我认为未来社会不是权力至上的社会，也不是金钱至上的社会，技术也没有人类不能挑战的极限，那么再去建设高达几千米的大楼又有什么意义？人类的现代文明走到今天，已经开始在质疑我们曾经为之疯狂追求的东西——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而看看现在，人类开始想要回归自然，想要与环境和谐，而高楼本身就是与之相冲突的一件事。它是人类自大的一种野心。我认为这就是时下为什么要建设超高层的一个根本原因。

超高层建筑应该带着人类的梦想

超高层除了那不太光彩的使命以外，还有一个正面的使命——反映人的想象力。高层建筑不应当是纪念碑，应该带着人类的梦想，这个很重要。经典的建筑一向如此，例如纽约世贸中心所处的时代鼓励工业化大批量生产，推崇住宅是居住的机器，这座楼以非常极端的方式体现了这一思想，甚至又复制了一下，成为一模一样的双塔。但这座双塔跟其他同一时代的大楼相比，有其独有的气质，它不是纯粹的产品，所以日后成为了美国的标志，倒塌之后才有那么多人为之惋惜！这才是好的建筑，当它消失时人们会认为它是整个人类的损失。而可悲的是，很多产品或者是城市中的一些建筑人们恨不得它们马上消失掉！

以前人们认为第一重要的是资本和权力，借由超高层建筑显示其高贵的地位，而作为建筑师还要讨论结构和如何建设，就像给一个有野心的人建造一座纪念碑，这是很滑稽的。如果未来我们更像一个社会和城市的预言家，当关乎这个城市所有人的情感时，那么未来的高层就不再是纪念碑了，而是应该符合未来的城市精神。

把可持续当成技术来理解是非常危险的

纽约最近完工的一些玻璃幕墙大楼获得Leed白金奖，而看其风格似又倒退回现代主义的初期，但却又成为当下很多建筑师追捧的对象，甚至认为这是超高层建筑的发展方向。在我看来，如果只是技术的堆砌，那么建筑就变成了产品，若干年之后它们就会像过时的电脑一样成为垃圾。产品和技术的特性在于它们只服务于短暂的时期，一旦技术革新，产品就会更新换代，但建筑能很快地更新换代吗？所以，我觉得今天人们把可持续当成技术来理解是非常危险的。

我认为可持续的概念是指城市精神层面的可持续，城市在未来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其文化怎么发展，这才是可持续。超高层建筑在城市中存在不是一两百年就能随便拆除的，因此超高层建筑至少要符合城市文明的发展方向，甚至引领城市文明，这是第一重要的。

城市的梦想是什么？

城市的梦想不是个人的私欲。人们生活在城市中，他们平时的抱怨和心灵扭曲都是因为城市。他天天在想怎么挤公交车，怎么能挤上电梯，我的房间是不是采光不好，……在各种问题中挣扎。他们解决了这些抱怨就实现了最低的要求，但这不是梦想，长期的城市梦想应当代表着人类共同的未来。就像苹果公司说“我们觉得未来的个人电脑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像facebook说“未来人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那么我们就这样做，而不是说你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我觉得现在的城市缺少友好的、人性化的空间，缺少自然，缺少有精神性、诗意化的内容，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很物质、很快，就像机器一样以效率为荣。建筑师作为思想家的角色，特别是如此重要的超高层建筑，就应当体现出共同的城市梦想，而不是服务于个别的人。同样地，建设超高层不像有钱人建造自己的别墅可以随心所欲，超高层服务于城市，服务于大多数人，服务于历史，这是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那么业主也应当尊重超高层的价值。



梦露大厦

梦露大厦用柔美的曲线打破高层建筑的垂直线条，不同高度的逆转对应不同高度的景观文脉；天津中钢大厦用简单的“六棱窗”构筑起整个建筑的外表，如同生物细胞一样繁衍生长；“城市森林”汲取了东方哲学中对自然与人造的理解，把现代城市生活与自然山水中的体验联系在一起。从这三个高层建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岩松的设计中一脉相承的东西——对于工业化时代高层建筑体现强大和力量的反驳，对于建筑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东方哲学观的诠释。当谈到他的成名之作——梦露大厦时，他的脸上洋溢着自豪的微笑。

梦露大厦是文化的符号

当地人非常热衷将这座大楼称为“梦露大厦”。这栋楼虽然还没有完全建成，但大家的关注度却非常高，我基本上都是每天从网上看到这栋楼是怎么建起来的。很多人把她当做摄影的对象，很多小孩用画笔描绘她的姿态，“梦露大厦”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将其称为“梦露”是因为她是文化的符号，代表了他们的情感。当建筑融入了人们的生活，成为了一种文化，我还能要求什么呢？我非常自豪。即便有的专业人士说这栋楼设计得好或者不好，这些我根本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她改变了城市的心态，虽然原来的城市有现代派、后现代派，不管什么派别都只是局限在风格，但梦露大厦不同，一旦她跟人的情感发生关系以后，就会改变人的生活，她会启发人们畅想未来的城市，激发出很多新的想法，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当我问及有关马岩松的新作——“城市森林”技术层面的一些问题时，马岩松坦然表示他不崇尚高新技术，认为在建筑中应当应用成熟的技术。他认为一座好的建筑需要用建筑化的手段来实现，而不是把若干种技术堆砌在一起。就像安藤忠雄作为世界级的建筑大师，人们敬仰的不是那些清水混凝土技术，而是他通过清水混凝土所诠释的对建筑的空间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这才是最本质的内容。

天人合一

从概念上来说，未来的超高层建筑在城市中应该是有生命的，让人感觉到它是生长起来的，就像中国的古典园林之所以让世人引以为豪，并不是因为它应用了自然通风、采光、绿化、当地材料、水体这些今天我们称之为技术的措施，而是因为它的整个布局，以及与自然的关系代表了一种哲学思想——天人合一。中国的传统建筑从来都是如此，建筑从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有环境，有院落。在工业化时代，西方文明统治了全球，他们主张的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建筑往往只是孤零零地占据一个山头。今天西方开始反思什么才是绿色，但是目前仍旧没有走出技术的窠臼，仍旧沉浸于技术的改变。这就是西方思维方式与东方哲学观的差别。

钱学森之“山水城市”

有人说现代社会不可能回到园林里，认为城市就是超高层的集合体。假如当城市变成高密度的立体城市时，建筑师作为代言人的角色，城市的未来是什么？能不能将古典园林的思想延续和体现在未来的城市中？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钱学森曾经提过一个概念——“山水城市”。一开始他对园林很感兴趣，后来对城市感兴趣，认为老的北京城就是一个园林城市，像景山、北海、什刹海、颐和园，这些水和山都是人工建造起来的，老北京人就生活在大花园里。所以，园林并不是只限于传统的那种小尺度，它完全可以成为城市。钱学森对园林、城市的研究和兴趣促使他在临终之前提出了“山水城市”的概念，这个概念更像纲领性的文件。基于他的“山水城市”的理念，在专业领域

内也曾召开过几次学术研讨会，但很可惜却没有形成体系性的具体文件，很多人也没有真正领会到“山水城市”的核心所在，甚至认为“山水城市”就是做广场和种树。实质上，“山水城市”强调的是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共生，由此衍生出来的是一个有诗意、有情感、精神层面的场所，而并非单纯的植树造林。

钱学森曾经担心我们的城市将来会变成混凝土的森林，很可悲的是，他担心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我们在重复西方国家的老路，在复制一个又一个芝加哥、曼哈顿。因此作为建筑师，我们对人类的贡献是什么？对未来城市的建设有着什么样的构想？如何使得将来的城市在拥有高密度城市生活的同时，又拥有园林般诗意化的、舒适的生活环境，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

当马岩松侃侃而谈他对未来的超高层建筑和未来城市的设想时，我非常想知道是什么造就了他的这些“狂想”。“为什么您对建筑的理解会如此不同？”，我直言不讳地抛出了这个被他认为是时尚媒体才会问的话题。他坐在那里，低下头沉思了一会，慢慢地推开双手，似乎要用这个动作暗示自己将要进行一番自我的剖析。

出身平民的社会代言人

我是非常平民的出身。其实整个这代中国人都是平民出身，只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很多人假想自己是贵族，是一个有特权的人。建筑师跟他们在一起，假想自己是他们，假想自己是一个为皇帝建造宫殿的人。可是我做不到，因为我开始工作或者说我开设这个工作室并不是我非要去干什么，非要给别人设计房子，假如没人来就算了。我可以看得见社会各个层面的、城市大部分人的愿望，并且我不会忽视这种愿望。建筑师这个职业对我而言，就像中间人的感觉，我是在给这个社会，给城市文化，给所有的人服务，而不是给一个富人服务或者一个穷人服务，我要看到所有的层面，这就是我所处的位置，我觉得我是代言人。

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我不歧视任何社会地位的人，不管是贫民还是资本家，男的还是女的，大人还是小孩，在某个层面诸如精神层面或者历史层面来看，他们都是一样的。把社会给予人的符号全部去掉，他们都是平等的。正如历史上的那些经典建筑，你可能会忽略它在哪个国家，或者是某个历史背景的产物，亦或它背后的强权政治，但是你一定不会忘记这座建筑所传达出的精神。这就是因为建筑师需要关注的是精神层面的内容，不是把富人的钱堆起来，也不是把穷人的抱怨发泄出来，我不喜欢那种特别极端的做法。

马岩松的这份“自白”让我充分感受到了他可爱、率真的一面。他的直言不讳可能会让他遭受一些非议，但正是他这种真实和大胆，甚至把事务所也取名为“MAD”（疯狂），才成就了一位极具影响力和创作才华的新生代建筑师。衷心地希望他能够坚持这份MAD！

